

# 史補

秋

庫	文	閣	内
三 函		三 一 〇 四 七	和 書
二 架	四 冊	七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函		三 一 〇 四 七	和 書
七 架	四 冊	七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1047	
冊數		4 ( 3 )	
函號	211	131	

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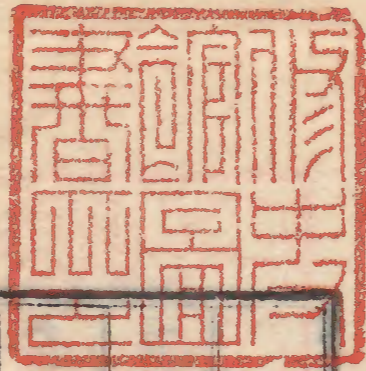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補

秋

參  
史  
局



冠應其爵位。夫公卿自具公卿之體。然後人仰其尊嚴。固非常混士庶也。白龍若豫且。先哲烟戒。故唯禁公卿摸武人賤隸。編笠換冠。若犯之。縱官陞三台者。糾彈處法。其勿咎悔也。公卿聞之。聳懼相誡。無游妓樓者。明良洪

賢婦直言亦足以奪謏僧之心瞻矣

元祿七年甲戌夏。大將軍綱吉生母桂昌夫人本庄氏。謁德川祖廟。寺僧祐天迎謁。語次謁夫人曰。僧之為道。自少至老。學內典。順次進班。存其勤惰。何如耳。獨將軍統綜万務。當不安寢食。若加以後從事墳典。耗費精神。百病或階進。亦在不測。將軍甚好學。則恐不利攝生。請少節量之。尋章摘句。書生業耳。人君之學。豈無大焉者乎。夫人曰。是亦高僧碩學之語者。何耶。今大樹自支藩。入受重任。閱年未久。未可謂竭心力于政治者也。然則。日夜講學聽政。猶恐其心力不

足古今資補政教者。莫善於墳典。治亂興亡之鑒。誠嚴備。閱卷有益。學者翻閱。雖喪心身。亦丈夫志業。莫論貴賤哉。人君而無學。烏得為可表所欽仰哉。安又聞佛道以弘善為本。僧正益擇。圖宗中為師表者。巡行諸國。說大樹好學勤政。士庶不可不勉。報盛者耶。果然。天下靡然。歸文治同體之化也。無疑矣。是僧正之任也。然而勸將軍。各奮精神。而實學問。安所不聞也。祐天慙服。憲紀附錄

先誠後怒得人君之体

元祿八年乙亥正月九日。大將軍綱吉。以年滿五十。賜宴。常直者。諸藩獻酒肴賀之。天皇御製和歌。親王公卿亦倣賀之。國章數百首。勅彙錄賜之。綱吉既而御製以下諸什。往々流傳于都下。綱吉聞謂二三侍臣曰。曩日御製。汝等竊謗示人。甚不可。和歌之於治体。本無得失。縱令流傳。亦不必深咎。唯漏洩機密。是不可不誠乎。一侍臣曰。殺下者。萬民父母也。然則殺下之憂。即天下之憂也。今日人々欣誦賀歌。遍于天下。不亦宜乎。綱吉聞之。意少解。曰。汝言是也。不問。綱吉

平生禁事洩機密。犯糾彈極嚴。有回護掩其眾。責罰  
立至。於是人無敢飾辭云。憲紀附錄

元祿十年丁丑四月十一日大將軍綱吉蒞于紀伊  
權大納言德川光貞郎光貞令適男參議綱教次子  
內藏頭賴職執謁于綱吉且為陪享接伴獨三子源  
六賴方跽伏垂席蓋以季男故省減謁見之儀也老  
中相摸小田原城主大久保加賀守忠朝曾扈從在  
綱吉側謂之曰互相殺有姦斯之慶矣公子尚有源  
六君在焉今日殺下賁臨盍亦頒賜謁之寵光以無  
向隅之微憾乎綱吉曰汝言實是也乃呼賴方曰源  
六速來賴方欣然進拜綱吉並命賴職賴方賜三万

元祿十年丁丑四月十一日大將軍綱吉蒞于紀伊

元祿十年丁丑四月十一日大將軍綱吉蒞于紀伊  
權大納言德川光貞郎光貞令適男參議綱教次子  
內藏頭賴職執謁于綱吉且為陪享接伴獨三子源  
六賴方跽伏垂席蓋以季男故省減謁見之儀也老  
中相摸小田原城主大久保加賀守忠朝曾扈從在  
綱吉側謂之曰互相殺有姦斯之慶矣公子尚有源  
六君在焉今日殺下賁臨盍亦頒賜謁之寵光以無  
向隅之微憾乎綱吉曰汝言實是也乃呼賴方曰源  
六速來賴方欣然進拜綱吉並命賴職賴方賜三万

石賴方領越前丹生。後二兄相尋薨卒。賴方嗣宗家。  
綱吉賜偏諱曰吉家。後又為將軍。命大久保長  
門守教寬為若年寄。教寬者忠朝第二男也。一日吉  
宗詔次。謂教寬曰。往年常憲公臨紀邸。汝父忠朝懇  
請公。俾孤執謁公前。嗚呼。當日孤以喪孳之微。獲寄  
膺特恩之封。至于今日。頭榮者皆汝父之餘惠也。孤  
終身不忘。君臣對泣久之。彫鷹記

破套適宜之見

元祿十年丁丑。是歲。天皇弗豫。適松平紀伊守信庸。  
為所司代。傳奏使傳命信庸禱之。且請幕府。信庸曰。  
故典。主上罹疾。祈大厩名神。必請之關東。然後奉幣。  
嗚呼。他事固不可不恪奉。旧規而詔謀幕府。獨疾進  
退。爭斯夕。尤不可遲緩。若重疾。祈禳神祇。則不若速  
也。今京師東武。相距百三十餘里。雖報以駿馬。輕  
車。自非費數日之力。則不能受其指揮。既蒞東報。而  
從事祈禳。玉體憊勞。祈禱無寸補已。今日適勅神祠。  
祈天皇疾。不亦可乎。他日有御疾。命祈禱。而後報告。

幕府臣以是獲罪。鼎石亦所甘受也。廷議驛焉。統武

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悲歡異情形容同態

元祿十一年戊寅十一月。江戶地大震。延燒園都侯伯士庶第宅。上下泣號。無所措手足。時甲斐權中納言德川綱豐郎。在櫻田門外。大將軍綱吉。遣酒井左衛門尉忠真于甲郎。促綱豐。避禍於本城。曾近臣納履于雙神中。將奉綱豐而退去。綱豐視之。顧忠真等曰。孤往年賞花東台山。觀客遍地。設宴於各處。無定居。今日侍臣婦女避震。暮布于庭上者。何肖東台觀花之景况也。悲歡異情。形容同觀。不亦奇乎。抑大震壓地可畏。汝等馳人。言勸解由。宜拔震動稍靜而未。



必勿登速。冒震途過。覆壓也。勸解由。新井君美也。

文紀

附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人主講經

元祿十一年。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是。距今八年。癸酉。四月二十一日。大將軍綱吉。始開經筵講書。自是。月六次。後日。光法親王家族三藩以下諸侯。旗下士。至東下公卿在都者。及藩國士族。祝僧道醫。許有志聽講。歲首。以十一日開講。至是。凡二百四十次。自非疾病事故。雖初寒隆暑。綱吉未嘗一日緩講期也。而諸侯初競聽講。最後。聞講日。稱疾不出。或諷綱吉。聽者厭倦。不好學。罷自講。因命林信篤換講。雨後。林氏世講書。雁班者。肇于此。本日設宴。嚮與事者。獎賜。





龜菴內田宗勝是也。其他減祿免職者不少。參取明良洪範

憲紀附錄清  
信業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室永元年甲申九月十九日薩摩國主島津綱貴卒。年五十五。法謚大玄院昌道元新。綱貴一歲。東觀江戶。在艾邸。扈從士稱病竊游娼家。沈溺酒色。不歸邸者數日。或告諸綱貴。綱貴歎曰。放心如此。不罰則得懲。衆哉。然若罰之。彼以為徒擅主權。迂于人情。是寡人所憂憾也。抑封國士。率皆跋涉千里海山。遠役若心身。辭父母。離妻子。悲難惘然。莫不昏然。况少年士。不能無男女相悅之情。抑制過度。釀疾損躬。他日喪吾于城士。亦未可知也。然公然許聘妾媵游。犯觸憲

章必生多少弊害。故妓飲盡歡。尤不可不禁也。唯一日  
一宵之微行。有時聞之。吾不必苛責。要不可聞耳。夫  
立法過嚴。却罰人必多。苟微失獲。重譴仁君賢主所  
耻。故上不枉法。而下無犯眾者。是馭臣妙策。寡人雖  
不肯。請從事于此而已。曩欲就郟中隙地。更造一室。  
置女性順良。且善女工者。以掌戍士之澣縫。並慰男  
女相悅之情。既而熟思之。又恐世人謬傳。薩郟蓄妓  
誤少年輩。亦非美事也。因不爇前令。寡人之愛士。措  
意無端。而比士不知寡人之意。溺色如此。安得不慨  
嘆哉。郟中士卒聞之。莫不感泣。為之樂死。治平  
全訓

有非常之禍。不可無蒞變處事之權。

室永元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江戸火。延燒田安門  
外麾下諸郟。適大久保平兵衛有眾杜門。平兵衛命  
老幼婦女出門避火。而卓身猶留家。以族命。戶田內  
藏急上馬來曰。夫有非常之禍。不可無蒞變處事之權。  
今火迫貴郟。子宜速去。危災如此。無閉門之令。是監  
吏失機也。故僕告子。以脫死。他日吾受越坦之罰。所  
不辭也。後告目附。內藏嘗謂人曰。火爇傍近。撲滅之。  
固其所也。苟知杜門謝眾之人。在其比隣。而監吏閉  
門之命。稍涉遲緩。傍人告閉門避火。不亦仁乎。不然

則以一小過。遂過燒傷焚死之禍。亦寔可憐焉。是日

戶田蓋踐前言也。續明良 洪範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家歌人。小枝者流。生歿固不足采錄也。然其

角為蕉門四傑。况與赤城義士交。元祿壬午復

離夜叙事簡潔。可謂佛家妙文矣。數百年後。再

為賴山陽長篇蓋本。膾炙人口。豈可不錄其歿

年。以為想像往事之一助乎。後條十月三日。書

服部嵐雪歿。葬於駒込常盤寺。亦以其為四傑

也。一歲喪二叟。佛徒痛惜可知也。

寶永四年丁亥二月晦日。佛人榎本其角歿。年四十

七。號寶晉齋。葬於江戸麻生二本榎上行寺。武江年表







吉保曰。先君禁殺畜。臣在當時。必未嘗以為先君美  
事也。臣不肖。恐觸盛怒。不極諫耳。今陛下特斷除從  
前殺生之禁。上則竭孝於祖宗。下則垂慈于萬姓。天  
下之慶幸。孰大焉。家宣曰。汝亦果以為然乎。宜退告  
老臣而速下令。言了。家宣拜伏。綱吉靈帳曰。前日遺  
命。宛在兒耳。誓神明。終身不敢遺忘。然至禁殺畜畜。  
萬姓巨患。故兒不可不為天下除是禁也。吉保偉然  
聽感。既退。告老臣。當是時。秘未突喪。除殺生之禁。世  
相傳以為出綱吉遺令也。松平右京大夫輝貞。松平  
伊賀守忠周。皆綱吉寵相也。見吉保曰。先君柩肉未

冷而革改如此。他日政体果何如。吉保曰。先君遺命。  
儲嗣悉領。施行緩急。豈臣輩所能臆度哉。二人俯首  
鍼然而退。  
折燒柴文  
紀附錄



家宣父家熙來家宣召之也。特作館於神門而置之。三年遣歸。續三王外記。三五外記。以家熙為家宣岳父誤。家宣岳父。實基熙也。且折燒味記。文紀附錄。愈曰。臣居基熙。凡二年。今外記則以為三年。亦可謂失考矣。折燒味記。為新井君美所錄。而君美得殊寵于家宣。日。双尺君側。參預大政。故於幕府記載。與太宰純筆影響附會之事。大有徑庭矣。今宣後折燒味說矣。

家宣父家熙來家宣召之也。特作館於神門而置之。三年遣歸。續三王外記。三五外記。以家熙為家宣岳父誤。家宣岳父。實基熙也。且折燒味記。文紀附錄。愈曰。臣居基熙。凡二年。今外記則以為三年。亦可謂失考矣。折燒味記。為新井君美所錄。而君美得殊寵于家宣。日。双尺君側。參預大政。故於幕府記載。與太宰純筆影響附會之事。大有徑庭矣。今宣後折燒味說矣。

三年遣歸。續三王外記。

三平... 皇... 德... 仁... 直... 仁... 為... 親... 王... 附... 家... 祿... 千... 石... 世... 襲... 且... 稱... 其... 殿... 曰... 閑... 院... 初... 元... 享... 建... 武... 時... 皇... 統... 南... 北... 後... 雖... 迨... 兩... 統... 合... 一... 然... 北... 朝... 本... 為... 足... 利... 氏... 所... 擁... 立... 德... 仁... 以... 降... 足... 利... 氏... 失... 政... 權... 朝... 廷... 亦... 日... 就... 衰... 繼... 雖... 皇... 子... 皇... 孫... 猶... 難... 仰... 事... 俯... 育... 之... 供... 給... 流... 離... 顛... 沛... 不... 遑... 計... 子... 孫... 故... 除... 儲... 君... 之... 外... 皇... 子... 皇... 孫... 無... 男... 女... 無... 少... 長... 削... 髮... 為... 僧... 尼... 掌... 法... 職... 終... 身... 不... 聞... 世... 事... 皇... 德... 川... 氏... 代... 足... 利... 氏... 繼... 絕... 興... 廢... 之... 政... 不... 少... 獨... 缺... 蕃... 衍... 皇... 族... 之... 制... 大... 將... 軍... 家... 宣... 有... 慨... 焉... 奏... 請... 曰... 士... 族... 卑... 微... 猶... 謀... 子... 孫... 蕃... 衍... 不... 失... 偏... 理...

名儒建白蕃衍皇親

室永七年庚寅八月十一日天皇立直仁為親王附家祿千石世襲且稱其殿曰閑院初元享建武時皇統南北後雖迨兩統合然北朝本為足利氏所擁立德仁以降足利氏失政權朝廷亦日就衰繼雖皇子皇孫猶難仰事俯育之供給流離顛沛不遑計子孫故除儲君之外皇子皇孫無男女無少長削髮為僧尼掌法職終身不聞世事皇德川氏代足利氏繼絕興廢之政不少獨缺蕃衍皇族之制大將軍家宣有慨焉奏請曰士族卑微猶謀子孫蕃衍不失偏理

之道。分田授財。以報祖德。於是乎。奉先之孝立矣。今也。皇族鮮少。寔非所以適保天胤之道也。願立直仁為親王。以達臣家宣微衷。朝議事体極重。不可輕許。後遂經群議。立直仁為親王。自是併伏見有栖川桂三氏。稱四親王。朝廷深感家宣建議。賜書賞之。議本出于新井君美云。文紀附錄

餌賊釣賊

先是。幕府禁長崎人和商船諸物。然於商竊乘夜深上舟。留質易海上者不少。正德中。捕賊數人。或截鼻耳放之。餘黨尚存。一日。官特赦賊魁三人曰。汝輩至大。雖固不當赦。然今指點賊黨所出沒。以多就官縛。因寬死刑。初長崎賊金右工門。與清賊與波志也。武須伊謀。掌私販。金平生販清國之衣。尤精航海術。往還海面。如垣途。出入清船中。竊導邦人。私商貨利。酒色極快。官聞之。無由捕縛。至是。命向所赦之三賊。捕金以效報贖。三賊感喜。閱數日。遂捕金而至。金亦為賊

魁之冠。而三賊為其腹心。相倚賴為耳目。全為之不疑。三賊以故全為所欺。就縛伏誅。自是。崑海私商之弊頓絕。執政諸有司。皆服大將軍家宣智斷也。兼山 農澤

秘策

三河川壘城主本多  
中務大輔忠良為側用人  
叙後四位下當是時大將  
軍家宣舉間部越前守詮房  
與忠良同掌樞密詮房  
侍擢於側微草野之中  
其意在勲閥新進相共協心  
力無偏黨爭權之人  
且得專橫竊政之患矣  
一日家宣命忠良供始祖  
忠勝蜻蛚切名槍於台覽  
豐臣秀吉所賜忠勝冑  
亦并觀之冑係源氏將  
校佐藤忠信所撰秀吉  
征北條氏遂得之嘉忠  
勝雄武不讓忠信因與  
之忠勝者也子孫葆藏  
至是家宣觀之是日所

勲閥新進相共協心力

室永七年庚寅九月二十一日三河川壘城主本多  
中務大輔忠良為側用人叙後四位下當是時大將  
軍家宣舉間部越前守詮房與忠良同掌樞密詮房  
侍擢於側微草野之中其意在勲閥新進相共協心  
力無偏黨爭權之人且得專橫竊政之患矣一日家  
宣命忠良供始祖忠勝蜻蛚切名槍於台覽豐臣秀  
吉所賜忠勝冑亦并觀之冑係源氏將校佐藤忠信  
所撰秀吉征北條氏遂得之嘉忠勝雄武不讓忠信  
因與之忠勝者也子孫葆藏至是家宣觀之是日所



尊賢率如此。三朝遺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就小知大鑒人良法

正德元年辛卯四月十一日武藏忍城主阿部豐後  
守正喬為老中正喬一日薦旗下士某於同僚曰某  
雖非多才智其為人則方正朴直不可誘以利勢若  
擢任之則或可辨一事幹一役矣予試論其確證舉  
一事言之前日官修法會於三綠山某為總奉行是  
役與事者無一人不來執政却謝恩命者或來執政  
所蒞寺院承候安否滴々皆然獨某不敢拜趨勢家  
其方正可知也昔者子游取澹臺滅明非公事不至  
其門故某事似小然於察人之心術却就小知大諸





綠野。勢田為勢多。改越後國新羽郡為川羽。改上總國夷隅為夷瀟。周浪為周准。改上野國塩谷郡為塩屋。改美濃國羽栗郡為葉栗。改河內國安宿部郡為安宿。淡皮為淡川。改和泉國泉郡為和泉。改豊後國國東郡為國崎。改播磨國加藤郡為加東。改駿河國有波郡為有度。阿部為安部。益津為益頭。文紀附錄

正德二年壬辰十月九日夜大將軍家宣疾篤將薨諸老臣悉登城受遺命十日尾張權中納言繼友紀伊權中納言吉宗水戶權中納言綱條登城永訣家宣家宣謂繼友曰吾兒幼穉子宜匡弼以為成人幸矣繼友蹙然曰今殿下疾大漸雖無此命宗春猶欲注愚衷以事鍋松君何必別煩諄々遺命且夫東照公封建三藩冠列侯之上者無他本在當幼主之上邦家危懼人情恟々之日三藩運籌戮力禦侮折衝以絕英雄覬覦之心焉耳殿下百歲之後繼友言行

正德二年壬辰十月九日夜大將軍家宣疾篤將薨諸老臣悉登城受遺命十日尾張權中納言繼友紀伊權中納言吉宗水戶權中納言綱條登城永訣家宣家宣謂繼友曰吾兒幼穉子宜匡弼以為成人幸矣繼友蹙然曰今殿下疾大漸雖無此命宗春猶欲注愚衷以事鍋松君何必別煩諄々遺命且夫東照公封建三藩冠列侯之上者無他本在當幼主之上邦家危懼人情恟々之日三藩運籌戮力禦侮折衝以絕英雄覬覦之心焉耳殿下百歲之後繼友言行

不正苟負遺託則紀伊水戶二毅賜規諫若紀伊毅  
言行失當不可為訓則繼友與水戶毅亦將有獻愚  
得以補闕遺要相共匡救獎順以置君民于磐石之  
泰是區々繼友之心也。想二毅之安心立命亦不過  
如此。請殺下幸賜亮察既退枕上。宗繼友顧大老井  
伊直該以下諸老臣曰。卿等皆德川氏恩顧之世臣  
也。自今以降。竭忠効立。固不談予言。然莫不有初。鮮  
能有終。古今通患。子等其相誓勿忘。百事協心。無分  
黨挾私。以貽爭權之誚。而負殺下蒞薨之遺命也。諸  
老臣食對曰。謹諾。夙夜勉勵。敢不遵奉尾公之嚴訓。

家宣自知不可起。口授新井君美錄遺誡教條。授之  
老臣。又召近臣。且命每一人告其姓名。輒謝積歲給  
供之勤勞。恩言懇到。就中有一老臣不堪悲慟。大聲  
涕泣者。家宣聞之。忽開眼心之。或問家宣曰。後宮婦  
女亦賜謁否。家宣曰。女子何用一視男子哉。乃止。兼山

廣澤  
三朝遺事

卓乎偉斷不可以令人陞相位謂之也

正德二年壬辰十月十四日葬大將軍家宣于三綠山前事數日寺主祐天請幕府曰異年官許本寺主僧上城乘輿抵玄闕而下例視輪王寺法親王常憲公禁之是行幕幕下于本山願乘輿儀復舊典亦副予敬先君功德院之意矣老中回部詮旁諂之新井君美君美曰曩制如僧言今葬先君復舊典雖無大害事体然常憲公恐僧徒之借擬親王抑挫其權禁輿胤等可謂千古卓見矣加以幕下既薨嗣君幼冲列相攝決大議遽改常憲公定制甚為不可不若他

日歿新君稍長。僧請從否。唯命是聽也。今日姑傳之。寺僧不亦可乎。諸老哀然也。命祐天和右。迨喪車將出城。僧徒群集。要有司曰。前日所請。若不允。則請辭修法會。諸老大憂。獨詮房奮激曰。大猷公以後。墓幕下於東台山。而至先君。思增上寺獨葬台德公。恐其遺靈孤立。或不妥慰。而道言曰。英孤于台德公。帝側其命。寔於藹然孝敬之餘。况敢崇寵此寺。而為葬埋之地也。審矣。然則是行在祐天以下。蓋山僧。當欣悅。以為其顯榮。不違及蒞事。拒命。要上僭擬。扭恩跋扈。何其無狀也。法會靈誕無益。不修而可。且遣吏衛

護大棺。僧徒決勿近也。前請果出。祐天則譎之窮島。不然。則禁錮掌法務僧。以懲後。是策之善者也。蓋山檣擾抗命。一朝蹂躪之足矣。今也。先君新喪。若諸侯有伺靈謀不良者。猶欲加嚴戮。以張幕威。况區一寺院乎。雖有百萬之斃。何憚之有。議決。僧徒聞之。百方謝罪。葬儀無事而止。世皆服君美也。驛議。詮房之

英斷矣。

三朝遺事。兼山  
農決秘策。



君<sup>聘</sup>腹攝籙之女公子。為幕府元祀。禮文兼具。尊顯相  
配。天下仰之。為國母。然則夫人豈非錫松君適母耶。  
母有二稱。適庶非偏。然則夫人所倚賴終身者。言錫  
松君而誰。却以為子之無親。臣深不敢也。抑元祀無  
子。養庶生為已子。有舊典。獨先君忌襲此例。多生子。  
不育。革錫松君姓。稱世良田。又不為適母所養<sup>養</sup>其妾  
例。避凶。非所以擯夫人。而不為養母者。事出于特旨。  
蓋夫人與其議焉。適母終身。護育嗣子。為守成良主  
者。夫人貞慈第一義也。且往年。夫人之東也。豈非誓  
父公以下不再西還乎。今先君新喪。未經數日。怆然

而去。殆如大婦。奈天下人言何。老女復命。夫人乃又  
遣老女謝詮房曰。越州之言確當。妾翻然絕思西還。  
請勿復告同僚。詮房喜曰。夫人不以臣不肖。采擇莠  
言。臣榮亦大矣。臣自少時。辱受先君殊遇。夫人所夙  
知也。爾後若有所欲言。必告臣。至事無大害<sup>者</sup>。臣敢  
不謹奉命。因言近歲國家多事。財庫告匱。新君初政。  
不可不行儉。然之法自上。故閣老重臣。先行。而庶民  
果能奉令。故後宮儉政。亦請自夫人及月光氏始。實  
宗社之福也。臣言不敬。死罪猶輕。夫人其庶亮察。夫  
人然之。詮房進誠不憚。責威如此。  
兼山震澤秘策  
三朝遺事

此致少... 德川家... 正德三年... 德川家繼... 征夷大將軍... 後一日... 老中... 若年... 高家... 以下... 諸有司... 抵水戶... 推中納言... 德川綱... 條... 蓋賀將軍... 宣下... 且議政也... 是日... 諸客既... 政直請... 綱條... 欲親... 後樂園... 等景致... 直降... 庭... 衆皆... 踵降... 事... 突意外... 掃除... 未淨... 郎臣... 大慶... 進謂... 政直曰... 前日... 幕... 下... 辱受... 累世... 之重任... 寔為... 可賀... 然... 却冲... 喪父... 歡中... 含... 悲... 非復... 台德公... 春秋... 既高... 退居... 西城... 大猷公... 襲職... 父... 子... 雙健... 之比也... 凡為... 臣者... 不論... 列侯... 陪儻... 百事... 今日

水郎之吏言託辭得正

正德三年癸巳四月二日德川家繼任征夷大將軍  
後一日老中<sup>本</sup>屋但馬守政直井上河內守正岑並  
若年寄高家以下諸有司抵水戶推中納言德川綱  
條郎蓋賀將軍宣下且議政也是日諸客既<sup>竣</sup>使事  
政直請綱條欲親後樂園等景致直降庭衆皆踵降  
事突意外掃除未淨郎臣大慶進謂政直曰前日幕  
下辱受累世之重任寔為可賀然却冲喪父歡中含  
悲非復台德公春秋既高退居西城大猷公襲職父  
子雙健之比也凡為臣者不論列侯陪儻百事今日



不可不恭。休幕下之心而行也。况閣老為幕下股肱大臣子。天下休戚係焉。萬目所屬。雖蒞不得已之會。修旧典。獨至眺觀園池。以娛耳目。則豈有主勸。猶以為其義固辭不受焉。今日但州公之命。臣等所不解也。園座憮然無言而止。三朝遺事兼山麓沢秘策

正德三年癸巳四月。上浣。望新助直清。見新井君美。君美出一封書于甲冑。櫛示之直清。且語且泣曰。曩年常憲公之為將軍也。驕奢費財。日甚一日。府金耗盡。其壽亦從盡。以故文昭公繼立之初。府庫匱乏。曾天子即位。將軍宣下諸大禮。尋行。經費不能辦焉。老臣憂懼。召勦定奉行。荻原近江守重秀。問計。重秀對曰。是役經費能辦也。俾諸老無憂。独在臣方寸間耳。老中命之。從其所為。不問處置如何。重秀急下令。舉

義勇凜然千載之下。如見其肺肝。宜輔文昭公。為正德之治也。

正德三年癸巳四月。上浣。望新助直清。見新井君美。君美出一封書于甲冑。櫛示之直清。且語且泣曰。曩年常憲公之為將軍也。驕奢費財。日甚一日。府金耗盡。其壽亦從盡。以故文昭公繼立之初。府庫匱乏。曾天子即位。將軍宣下諸大禮。尋行。經費不能辦焉。老臣憂懼。召勦定奉行。荻原近江守重秀。問計。重秀對曰。是役經費能辦也。俾諸老無憂。独在臣方寸間耳。老中命之。從其所為。不問處置如何。重秀急下令。舉

天下金銀悉收之官數月改鑄良楮混鑄金額頓增  
大禮盛儀為之並治綽然有餘裕大將軍家宣大稱  
其能諸老臣亦以為重秀材幹可用自是氣燄不可  
當重秀挾術弄權諸吏推讓曰吏務難決者非此人  
不可辦也。獨君美以為重秀文智君相益任用之。恃  
寵營私人心乖離他日必釀成國家大亂真君父仇  
不共戴天。古人嚴誠存焉。然則君相枉不加  
誅戮則予父老腕豈不能刺及于奸賊之腹哉。予自  
少至老讀聖賢之書講忠孝之道。僅辨春秋大義。然  
無官命。縱誅君側奸人。得逆均賊之罪可畏也。不誅

則遁賊。誅則涉專橫。今日臣進退維谷。既而得之矣。  
姑保與彼耦刺之命。極諫數回。若君怒。豈別霜髮之  
頭。所不悔恨也。自古忠奸不兩立。重秀用則臣死。臣  
生則不決。俾重秀一日立朝也。悉書前條。今聞部詮  
房。呈之家宣。家宣大服君美忠諫。乃命視重秀職。君  
美亦感家宣納諫之美。後君美錄諫書原稿。並詮房  
答。栗以貯櫃中。所示直清者是也。  
三朝  
遺事

此理人皆知之然窮時君相往往不免陷斯弊可慨

元祿中幕府多費憂庫財不能給因下改鑄之令良

金換混思金鑄造增額人皆厭思為之棧造器物濫

思其品物價逐年騰躍上下皆苦綱言尤好土木耽

玩好費無用者不少改鑄增額甚于曩時造大將

軍家宜繼立曹一有司抗疏曰常憲公改鑄金銀增

財貨之靈數以故目前之窮之然且譬割股肉容之

口中矣益之有夫氏者人君之至宝也民困窮而人

君獨富者未之有也今精金少額矣窮在目前物價

稍減民心亦從悅上令下信二無濫造高無貪利治

國良獻也家宣從之人心果悅服三朝道事

正德雜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正德三年癸巳四月一日老中同僚皆退獨工屋政

直留直房請見閣部註考曰今君幼冲不視事令閣

老攝政故閣老權不重則上威不立今日予輩宿直

過重溫少似失大臣之體宿直之重者可止於參政不

一有事吾輩若邱欣尺大城後跪上殿指麾不難也

宜議罷老臣宿直吾所言非敢營專權私已之舉也

本在皇張幕權以不致外侮耳子以為何如註考曰

子言忠則忠矣予未知威權偏重在大臣者果為幕

府否也府文昭公遺誠樹黨爭權而子言如此莫乃觸

公道訓耶。夫幼主在上。大臣有權。天下畏服。是一時  
權宜之策耳。若其君年長。猶威柄在大臣。人主戶位  
而已。人主多賢。不忍遽收大臣之權。歸之於已。然則  
不便事體。不若大臣之事主。不問長幼。終始同揆。敬  
戴輔翼。務歸權於上。無君臣猜疑之憂也。子言詮房  
一人。斷廢先臣宿直。或托先君遺命。是甚不可。予平  
生誓不欺國。况偽先君遺命乎。抑君春秋既高。宿直  
極勞。然今吾輩不得不常在君側。保護調養。是幼主  
立朝。大臣執事之秋。其義且然也。萬一深夜夜。變生不  
測。閣老宿直。則指麾之辨。事不他泄。至參政任稍輕。

蒞事指揮掣肘。不能無顧慮。是宿直所以非先臣不  
可也。子老不堪勤。虽不妨增任同僚。分其勞。独閣老  
宿直。乃不可廢也。先君臨薨言。兒幼多相臣。輔其  
不逮。當時諸老翕然言。臣等在焉。殿下勿憂也。口血  
未乾。而變其說。奈負先君何。凡人而受人信字者。無  
他。其素行沉重誠實。無一點詭詐者。而后可期也。匹  
夫匹婦猶然。矧閣老執大政者乎。苟忠誠貫金石。誰  
敢輕侮。欲人重已。孰若於自求其為人所信字者。矣  
言不敬。幸賜亮恕。虽然。子謀之諸老。又質之三宗藩。  
而後施其說。未晚也。政直曰。予與子相善。竊質之而

已何必遍告人。他日井伊直該見詮房曰。閣老宿直。少覺似不鄭重。詮房曰。果出于公意乎。前日有一友亦云。予答以云。其人左祖鄙見。不國公亦有此言也。直該嘆服曰。子言確當。無復容喙。三朝遺事 龜山 養沃秘策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為另一段文字或批註。

賢女嚴訓

正德三年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大將軍家繼奏生母勝田氏。叙從三位。勝田氏父玄勝。又曰玄哲。加賀人。本稱佐藤治郎左衛門。以善揮槍。仕前田氏。有故致仕。來江戸。薙髮号玄勝。為淺草唯念寺徒弟。住持子院林昌軒。寺係高田派一向宗。娶妻某氏。祈生子。一日感見池上浮龜。生女喜世。冥月光也。初月光事京極氏戶澤氏。又仕赤穂城主淺野長矩室瑤泉夫人。甚得親昵。淺野氏國除。月光辭去。最後為幕府大番士矢島治太夫義女。給仕於櫻田甲府邸後宮。幸於

權中納言綱豐。綱豐繼軍職。更各家宣。月光生世子  
鍋松。實家繼也。家繼之立。列相齊議曰。幕例封生母  
族一人為侯伯。不可不遵奉祖制也。月光固辭不肯。  
乃止。家宣薨。月光誠其父玄勝及弟帶<sup>帶</sup>。典愛曰。父  
弟若欲全吾家慶福。今後或侯伯士庶。依附父弟。矣  
有百方謀梯榮者。必峻拒焉。勿從其請也。然非謂敢  
疎絕。曰知。唯禁締新交耳。請謁買禍。戚家嚴誡。古今  
一也。一日。館林城主松平清武。招典愛其邸。飲膳極  
豐。月光聞之。遣使謝清武曰。子者。先君弟也。私期子  
言行沈重。有具瞻之望矣。今子以典愛為吾弟親寵。

之。妄喜則喜矣。然其跡若一涉諂附。人言可畏。且渠  
少年之思慮。若挾特飾勢。平生舉動。驕傲接人。非營  
為典愛禍根。汲及妄身。可不慎歟。子苟愛典愛。每見  
務挫其驕傲之氣。是祈。雖然。長者之於少年也。挫及  
愛。及思。其諦思之。清武畏服無言。月光嘗侍家宣。  
稔其折抑戚家論。故守遺誡。不敢踰越如此。輪王寺  
法親王公辨。與故大將軍綱言善。至家宣繼軍職。少  
喪其驢心。家繼之。公辨遣使月光曰。先幕下薨前。吾  
將修天台秘訣。以禳其疾。而憾無命。不能從事焉。欲  
祈今幕下後榮。亦莫過於修天台秘訣。尼公盍謀有

司成此舉乎。月光曰：先君治世不久，今君幼冲，龍軍職實，國家不幸也。親王本欲修秘訣，禱先君疾。先君謝世，親王又將轉移其儀于今君。後榮豈非命意殊趣，報應異驗者乎。而親王欲一視同修，幸不知何謂也。且親王為憲宗座主，而掌鎮護法政，苟有欲所為國家禱，且晨夕自修，何必一一請幕府而後從事哉。公辨級，然不復言。章紀附錄慶政年表，符朝事畧三朝遺事，柳營婦女傳系。

氏後室瑤泉夫人，不忘旧恩美事，載三朝遺事。然則月光之仕淺野氏，未必為誤也。姑記以俟後考。



幼主敬親宗族大臣

正德四年甲午二月二十三日大老并伊直該致仕。當是時大將家繼。蚤幼冲賦性慈仁。嗜施與。其遇宗族元老。尤有恩眷。一日水戶權中納言綱條。尾張權中納言吉通。紀伊權中納言吉宗。及加賀參議前田綱紀。登城執謁。家繼自呼綱條吉通吉宗。踵座前。各膝行而進。家繼親闕座右方。出二夾囊。與之吉通吉宗。而與綱條以貨包。直命佩腰間。且謂之曰。孤覺水叙佩此。更加一層壯態。綱條特謝其用意懇列。既而又命問部詮房。賜綱紀恩禮。亦視三人。一日厨吏

炙喜湏魚供膳家繼僅下一箸著問近臣曰掃部爺未  
下城乎時直該既退近臣告其故家繼曰今炙味倍  
常日爺若未食則請割食之近臣乃携餃餘肉抵彦  
根邸傳命與之直該不耐感喜留飲使者且侑觴以  
重貨以肉出特賜又頒與其重臣以伸賀榮焉章紀  
附錄

兼山農說  
秘策

正德四年甲午十一月二日柳澤吉保卒年五十七  
吉保以受大將軍綱吉殊遇驕奢淫逸內嬖二十余  
人皆極專房之寵有平手七郎右衛門者為騰臣之  
長逢迎因緣侈財蠹政臣民多怨望吉保者重臣三  
人連署名賜死平手革批政不聽於是三人致仕而  
去其一人学荻生茂卿者也整篋典籍武卷於官房  
繫馬僦中而行意典籍卷械犬馬主侯本託予守護  
為之用既致仕奚得為私有哉臨去曰君侯不斬七  
郎之首則請賜臣等一刺彼除國賊而後駢首受

推相有若忠臣所以其不至大敗也

參史局

又亦無遺憾矣。臣之去尊邸，假寓某所。若君侯許臣言，則臣速歸成臣志矣。唯君侯亮察之。吉保憂且怒，因放平手于甲府。杜門族眾，後又自知已寵平手，或釀國亂，謂重臣曰：汝等善謀，吾不復事。自是少悛。日態既而綱，吉薨。吉保寵大衰。至是而卒。

兼山麗澤秘策三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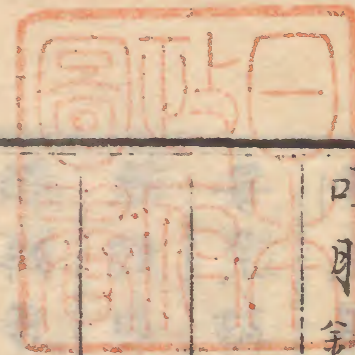
道

正德五年乙未，紀伊中納言吉保，謁日光東照宮。會祭日，吉宗請神主曰：今日寡人幸遇神輿巡行，願奉從啓行，卿意何如？神主對曰：閣下以東照宮賢孫，奉從擁護神輿，孝敬孰大焉？吉宗悅曰：卿平生事神，卿言即神意也。乃從神輿後而過市。一人無少長，下庭而拜。吉宗視之，恠問侍臣曰：彼等何急下庭而拜？侍臣對曰：貧謂見紀伊侯，吾輩烏得不下拜哉？吉宗曰：每祭神輿巡行，市人猶在席，今見寡人而下拜，何顛倒之甚耶？且寡人亦所大不安也。宜勿下拜焉。聞者

敬神孝祖兩得其道并得民心

正德五年乙未，紀伊中納言吉保，謁日光東照宮。會祭日，吉宗請神主曰：今日寡人幸遇神輿巡行，願奉從啓行，卿意何如？神主對曰：閣下以東照宮賢孫，奉從擁護神輿，孝敬孰大焉？吉宗悅曰：卿平生事神，卿言即神意也。乃從神輿後而過市。一人無少長，下庭而拜。吉宗視之，恠問侍臣曰：彼等何急下庭而拜？侍臣對曰：貧謂見紀伊侯，吾輩烏得不下拜哉？吉宗曰：每祭神輿巡行，市人猶在席，今見寡人而下拜，何顛倒之甚耶？且寡人亦所大不安也。宜勿下拜焉。聞者

嘆服  
治平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a commentary or a record.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cript.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傳  
史  
局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參  
史  
局

信  
史  
局

1175

